

女明星王瑩的悲劇

● 杜雲之

清湯掛麵藍布旗袍

在人們的印象中，凡是電影明星，尤其是女性，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最漂亮名貴的時裝，濃妝豔抹，標新立異，使自己豔光四射，形成強大的吸引力，把人們的眼光集中到她們的身上來。有的更在公眾場合，一舉手，一投足，妖媚作狀，擺出所謂「明星姿態」。這沒有其他的目的，無非是在做廣告，表明自己是與眾不同的明星。如此做足宣傳，有助於豔名傳佈，吸引觀眾來看她們主演的影片，使銀色生活發揚光大。

這在中外電影圈莫不如是，電影女明星是時代的寵兒，衣飾、化妝、髮型、汽車、家具、日常用品等等，時髦的新東西，無不由明星們率先倡導，一般婦女以她們為馬首是瞻，跟著採用，才流行於世。可是在抗戰以前的上海電影圈內，曾出現一位史無前例的女明星王瑩怪人怪事，她竟然與眾不同，摒棄所有華麗的衣裳，貴重的首飾，不用名牌外國化妝品，以一個女學生的樸素形象出現於影壇。平日只穿一襲深藍色陰丹士林布的旗袍，或是一件短襖，下身是一條黑布裙，

白色布襪，黑布鞋。頭面不施脂粉，黑髮是清湯掛麵，不加電燙。這副女學生的打扮，正和奇裝異服，爭妍鬥豔的其他女明星成了強烈的對比。因此大家覺得她很「怪」，好似不屬於「明星族」的一份子。

這位在電影話劇界享有盛名的王瑩小姐，她除了拍電影和演話劇，改穿其他服裝，平日身穿一件陰丹士林的女學生服，即使在電影公司老闆宴客，招待中外貴賓，請旗下男女明星作陪客的場合，她仍是不改本色，一襲藍布旗袍出席，令在場的賓主個個見之矚目。反使其他打扮得如花蝴蝶的女明星為之失色！

王瑩喜穿女學生服裝，不加化妝和燙髮，因此得了個「學士明星」的外號（王瑩曾考進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求學，稱她「學士」真是名副其實）。據說：王瑩首次進入上海當時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，主演「女性的吶喊」時，她到製片廠去拍片，看門人有眼不識泰山。見她不坐汽車，步行而來，且身穿學生裝，誤會她是女影迷。因此不管王瑩怎麼說，都拒絕她入內，還嘲笑她說：「你是王瑩？……照照鏡子，像不像大明星呀？」

王瑩無奈，打電話入廠求助，才由副導演到大門口迎她入內。王瑩微笑對看門人說：「不必道歉。祇是以後只認衣衫不認人的態度，要改一改！」

明星面孔尼姑態度

當時好萊塢有個大明星嘉寶，從不和新聞記者打交道，拒絕他們訪問和拍照，在電影界認為一怪。王瑩尤有過之，不和新聞記者合作，不要他們寫文章和拍照片捧場，甚至除了有事，絕不到公司來串門子，或和老闆、導演等人拉關係、攀交情。她自己定下兩條戒律：一、清清白白地做人，認認真真的做戲。決不做於事業和身心修養無益的事。二、決不同流合汙，不跟著「吃豆腐」，決不做言不及義的閒聊。她這樣孤高自賞，自然和電影界格格不入。尤其是娛樂新聞記者，嚙了她的閉門羹，便對王瑩的處世態度大作文章。抗戰前上海出版的「晨報」，刊登一張王瑩的漫畫，把她繪成一個頸帶佛珠，雙手合十的尼姑，諷刺她是「明星面孔，尼姑態度」。

當時電影界人士對王瑩的怪作風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。其一是對她大加稱讚，認為應該如此，沒有絲毫不正常。且電影界奢侈豪華，人人營鑽私利，生活腐化，鬧得烏煙瘴氣，應該有所改變。樸素務實是好的，不必認為怪，稱王瑩是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蓮。（王瑩也以此自勵，請人繪一幅荷花掛在家內，上題宋周敦頤「愛蓮說」中名句：「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。）她的出現影劇界，是一股清涼劑。祇可惜積習難返，大家反以她為怪。

但是，另有些人認為王瑩是做作，自鳴清高，以穿學生裝，不施脂粉，不和電影界有權勢人士拉關係，不與新聞記者合作，那是她顯示「特色」的策略，以示她不是個庸脂俗粉的電影女明星！她是在塑造一個思想「前進」的時代女青年的形象。同時，她志在吸引青年學生觀眾，故外型上和知識青年觀眾認同，使他們擁護王瑩。

總之，王瑩另樹一幟的出現影劇界，的確和他人大大不同。恐怕不單是五十多年前稱之為「怪」，即在今日台灣或香港，也沒有第二個女明星，作風和她相似。

王瑩是一位令人懷念的優秀影劇明星，她曾在影劇界作出貢獻，發出燦爛的光輝，留下難以磨滅的足跡，供後人追念。可是，在她生命最後一個階段，卻是十分不幸和悲慘的。因王瑩和當時其他許多文化人一樣，在赤色社會主義文化運動中，陷入了迷魂陣，思想感染左傾，被中共所利用，結果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大風暴來臨時，就遭覆滅的厄運。王瑩英文程度不錯，又曾去過

美國，竟被套上「美國特務」的大帽子，監禁在黑獄中，受盡嚴刑追供，折磨至死！

命途坎坷日漸左傾

王瑩的身世坎坷，她原名喻志華，民國二年生於安徽省蕪湖的一個書香門第內。她是家裡唯一的女孩，出生後受到家人的寵愛。由於母親酷愛音樂和文學，她受到薰陶，從小喜歡唱民歌，有時在同學和親友前表演，得到讚賞。可是，家境日趨困難，門庭逐漸衰微沒落，再加上她的生母後來去世，父親續娶後母，她的處境就大不如前了。

她被送入一家修道院辦的女學堂讀書。後來，後母不喜歡她，拔除眼中釘，竟教唆王瑩的父親，以五千元銀洋為價，把王瑩賣到大戶薛家做童養媳。婆婆是個心狠手辣，唯利是圖的老刁婆，把王瑩視為奴僕，百般奴役，使她吃盡了人間千般苦、萬種欺。她患了傷寒，發高燒半個多月，無人理會。她要自殺，卻又死不成。這小年紀，嚐到這些苦楚，因而滋長出反叛心理，植下以後左傾的種子。

既然求死不能，求生無路，祇有鋌而走險。她逃出了薛家，幸而得到外婆和舅母的幫助，隻身跑到湖南長沙，改換姓名為王克勤，逃過薛家人的追捕，進入湘雅醫院護士學校求學。這時正逢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掃蕩軍閥，全國青年熱血沸騰，紛紛響應，投入革命洪流。年紀輕輕的王瑩，接觸到宣傳革命新潮的書報，思想上起了很大變化。

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如秋風捲落葉，摧枯拉朽，進展相當順利。可是在政治上埋下禍胎，即是中共分子披上羊皮，參加北伐。當國民革命軍進入兩湖，佔領武漢之後，中共露出本來面目，吸收青年，大搞農工運動，分裂革命陣線。而一般青年思想單純，並不瞭解中共陰謀，好多人不察落入圈套。王瑩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被牽了鼻子走，還以為自己是「革命前進」哩！有的就此不回頭，也有發現情況有異，但陷入太深，難以自拔。

民國十六年春天，長沙市慶祝國民革命軍進城，在市中心的一座劇場中，演出話劇「豪紳家的丫頭」。這是王瑩第一次登台演戲，那時她祇有十四歲，飾演那個苦命的丫頭。導演是在北伐軍政治部工作的阿英（即錢杏邨，戲劇作家，是中共分子）。他在蕪湖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曾教過王瑩語文和歷史，後來在長沙重逢，就拉她上台演話劇。

劇本故事描寫一個被賣到豪紳家的貧苦少女，因不堪忍受虐待、凌辱，勇敢的逃出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王瑩一出場，吸引全場觀眾的注意，她完全進入角色，演得活靈活現。那樸實、自然、真切的表演，深深感動了觀眾。

當演出結束，掌聲雷動，經久不息。王瑩滿臉淚痕，多次謝幕，觀眾紛紛上台，祝賀演出成功。認為她第一次登台演戲，就有這樣成績，十分不容易。其實，王瑩自己和那角色有相似的遭遇，再加上她的演戲天才，才有這樣生動活潑感人的表演。



①戰前參加明星影片公司拍片時的王瑩。
②民國四十年王瑩（左）和白崇禧的秘書謝和賡（右）在紐約合影。

可是當北伐軍佔領武漢和南京後，發生寧漢分裂，南京實行「清黨」，武漢也繼之「清黨」。許多中共分子被捕，漏網的紛紛潛入地下。長沙也在清除共黨，有一天黃昏，阿英突然悄悄來找王瑩，利用她為中共傳送情報；王瑩年輕無知，竟答應下來，冒著砍頭的危險，在軍警監視下，穿梭奔波，把文件和情報送出去。但這件事是瞞不了人的，軍警發覺後立即衝進湘雅護士學校來捉王瑩，王瑩正巧不在，事後急逃往南京。

王瑩到了南京，通宵未睡，揮筆寫了一封「給軍閥何鍵的公開信」，把湖南省主席何鍵罵個狗血噴頭。在信尾赫然寫上自己的真姓名。在朋友幫助下油印了二十多份，除了寄給何鍵外，還分寄給湖南大學、雅禮大學、湖南省工會、明德中學、周南女中、湘雅醫院等單位。潛伏在湖南的中共地下組織，又翻印散發。平地一聲雷，頓時王瑩聲名大噪，大家在探問她是什麼人？何鍵一怒之下，立即下令通緝。

民國十七年，王瑩來到上海，參加中共的外圍組織「濟難會」，很快的認識了許多左派名作家、演員、詩人和導演等，如陽翰笙、田漢、洪深、夏衍、郁達夫、謝冰瑩等。這些人對王瑩印象不錯，夏衍稱她是「五四運動的狂飆時期培養出來的新女性的一種典型。」

王瑩參加話劇運動，進入藝術劇社，但結交的都是些左派文化人。中共利用這個十五歲的姑娘，替他們的地下組織效命。因此王瑩演戲之外，就是替中共抄寫文件和傳送情報。她練成了一只手寫蠅頭小楷本領，把較長的文件抄在一張巴掌

大的小紙上，將紙張藏在衣帽鞋襪的隙縫裡，一旦發生緊急情況，就搓成一粒小紙球，吞進肚內。而又巧妙的把分送情報文件的人名地點等，暗記在「紅樓夢」中，裝作埋首看書狀，躲過軍警的眼睛。

王瑩這樣替中共賣命效力，到民國十九年初春，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，是她十五歲的生日，秘密加入了中共的「共產主義青年團」。到五月一日，又成正式的中共黨員。王瑩陷入赤色圈內，已難回首。

銀幕所見不像自己

王瑩在左派的上海藝術劇社，主演「炭坑夫」、「活路」、「西線無戰事」、「阿珍」等戲，頗受劇場人士注意。後來又參加辛酉劇社、聯合劇社、復旦劇社、四十年代劇社等。在這些戲劇團體中，她是台柱，主演了許多劇目。她在話劇界漸漸地混出名堂，成為名氣很響亮的話劇演員。

民國二十一年起，左派文人開始滲透電影界，夏衍、阿英、鄭伯奇籌組成左翼電影小組，動員袁牧之、陳波兒、鄭君里、田漢等參加電影工作。那時，有個在電影界也稱「怪物」的沈西苓，剛從日本返上海，進入明星影片公司任導演，看中了王瑩，請她主演沈西苓執導的「女性的吶喊」。王瑩一向稱「怪」，於是兩「怪」碰在一起。電影界人士說：這是烏龜看綠豆，對了眼！王瑩就此躍登銀幕，當起電影明星來。

沈西苓編導的「女性的吶喊」，故事很簡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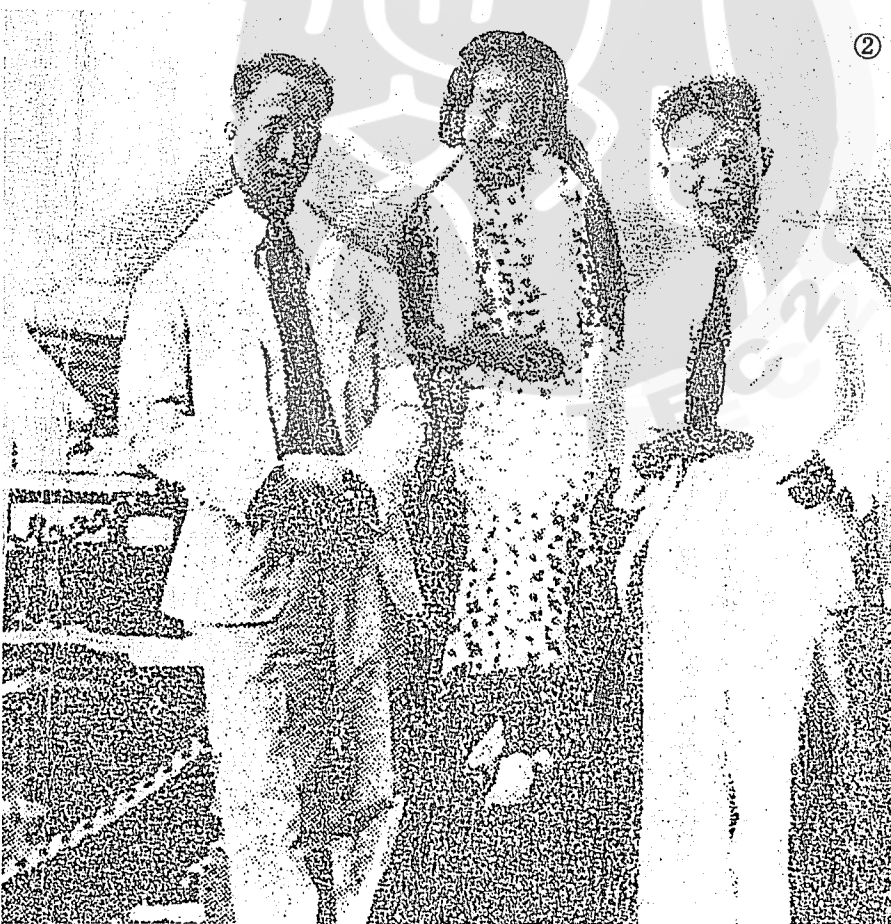
，把織網廠女工每日八小時工作，所得不足維持一家三口生活的苦況，作一直接介紹。其中又穿插工頭狐假虎威，討好老闆，欺壓女工，女工為了餬口，不得不忍氣吞聲，應付工頭的調戲；最後引起工人暴動，給予壓榨者打擊為結局，完全是左派色彩很濃厚的影片。像這樣的煽動影片，以情節取勝，忽略人物內心刻劃角色，除了誇張之外，演來不感真實，因此缺乏電影明星漂亮外型的王瑩，雖有豐富的舞台經驗，在話劇上成功，但卻失敗於銀幕。

「女性的吶喊」是沈西苓導演處女作，又由自舞台走上銀幕的王瑩擔綱任女主角，但拍成影片並不理想。王瑩看過試片後，曾掩面而泣，聲音：「舞台演員應該生活於舞台，不應走進攝影場！」這固然是出於一時氣憤的話，但最重要的是王瑩缺乏適合銀幕的外型，自覺在銀幕上的自己，不像她自己。

王瑩未能一砲而紅，在電影界開創天地，她很灰心。繼之，她又替明星影片公司主演「鐵板紅淚錄」，描寫農民受地主惡霸壓迫，最後起來反抗的故事，也是部赤色的左翼影片。再主演「同仇」，是以團結抗日為主題，描述女主角捐棄私仇，送遺棄自己的青年軍官上前線殺敵的故事。那是在抗戰的前夕了，中共已改變宣傳策略，從階級鬥爭修改為團結抗日，從左翼影片中可看出其痕跡。

衝破黑暗暫別影壇

王瑩小姑獨處，在電影話劇界活動，雖然她



①一九四〇年王瑩(左)和徐悲鴻(右)在新加坡合影。
②一九三九年王瑩(中)和郁達夫(右)等在新加坡合影。

不交際，但仍有不少人追求她。有個復旦大學的李姓同學，向她傾訴愛慕之情，約王瑩同去南洋，享受榮華富貴，被王瑩拒絕，姓李的只好失望離開。另一個是寫愛情小說當時很有名氣的作家葉靈鳳，不斷的寫情書，發動追求攻勢，王瑩也無動於衷，把情書退回去了。

最使王瑩為難的是謝冰瑩，這位名女作家是她知己好友，謝冰瑩將她的親戚謝某介紹給王瑩，極力撮合，但王瑩好像石頭人似的，毫不動情，竟然斷然回絕。因此謝冰瑩和王瑩之間發生誤會，兩人友誼暫告中斷，在謝冰瑩和顧鳳城結婚時，王瑩賭氣不去吃喜酒道賀。直到婚後一段時間，大家心平氣和了，王瑩被朋友拉到了謝冰瑩和顧鳳城的新房去拜訪，她們兩個人才恢復了友誼。

王瑩有文才，寫作能力在於當時「文藝女明星」艾霞之上。但她孤芳自賞的行為，和電影界始終格格不入。王瑩曾把上海電影界說成「黑暗的電影圈」，置身其中，如履薄冰，危機四伏。在艾霞自殺之後，王瑩感歎很深，曾寫了一篇充滿戰鬥激情的散文：「衝破黑暗的電影圈」，發表之後曾震動電影界。有人說：過去的電影明星是「楊耐梅型」，後來的是「胡蝶型」，再後來的是「王瑩型」。

但王瑩不能衝破黑暗電影圈呢？可惜她再努力，也是螳臂擋車，難獲成功。因此，這個「學士明星」後來遠走日本，「留學」去了。（又有一說是政府對潛伏上海活動的左派影人十分注意，先後逮捕了田漢、陽翰笙等人。迫得夏衍、

聶耳等遠走高飛，逃到日本去避風頭。王瑩的赴日本「留學」，也是這種情況。因她太活動，早被注意中，要是不開溜，可能要進南京「反省院」了。）

王瑩在日本，並沒有好好的讀書，祇是學了幾句日語而已。據說：日本有家電影公司要找她拍片，被王瑩拒絕了。這是否事實，存疑。因為她的名氣還不會響亮到扶桑三島，連日本人都仰慕的程度，也許是她說說而已！

國內政治情勢在轉變，王瑩又溜回來了。導演史東山邀她替藝華影片公司拍「人之初」，但沒有成功，女主角改由袁美雲和胡萍擔任。王瑩仍在話劇界發展，在復旦劇社演「壓迫」、「約翰曼莉」，在暨南劇社演「油漆未乾」。王瑩頗不得意，因為她未能在影劇界大大發揮。後來左派的電通影片公司找她主演「自由神」，那是王瑩演的最後一部影片，以後她真是衝破了黑暗的電影圈，和電影界暫時告別。

在拍攝「自由神」時，王瑩還在業餘劇人協會演舞台劇「欽差大臣」。接著，她在話劇界演「賽金花」，這是當時最轟動的一件事。

民國二十五年四月，夏衍完稿「賽金花」，述清末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城，名妓賽金花和聯軍元帥德國將軍瓦德西之間一段傳說逸聞。夏衍說它是「國防戲劇」，志在宣傳國難嚴重，朝野一致抵抗外侮。但內容卻很荒謬，不少情節有辱華人成份，損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。

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所屬的四十年代劇社接到劇本以後，決定排演「賽金花」，由史東山、石

凌鶴、應雲衛、歐陽予倩、司徒慧敏、尤兢、孫師毅等組成導演團，推選洪深任執行導演。參加演出的演員有王瑩、金山、王獻齋、白璐、李麗蓮、梅熹、劉瓊、歐陽山尊、陳天國、王仲康（即是王豪）、王庭樹、孫敏、張翼等三十餘人，均一時之選，演出的轟動可以預卜。

可是問題來了，誰演女主角賽金花？編導、演員和全體劇務人員均一致推荐王瑩，認為她最合適。但是半途突然殺出藍蘋（即是後來成為毛澤東「床頭人」，「特別助理」，「四人幫」之首的江青，那時她是上海影劇界十八流的小明星）。藍蘋患有「紅眼病」，一向以爭戲出名。早前，她在左派的電通電影公司出品的「自由神」中，和王瑩在銀幕上合作，王瑩是女主角，藍蘋飾一個女兵，戲少得一掠而過，因此對王瑩十分妒忌。夙怨未解，後來又遇上了，藍蘋妒火重燃，發瘋的要爭演賽金花。她八方游說，託人說情，仍是不成功。最後如潑婦般在洪深面前大吵大鬧。洪深生氣地說：「一個演員，要講戲德，你這樣胡鬧，那個演員？」

藍蘋仍是吵鬧，王瑩經不住她的糾纏，要把角色退讓給藍蘋。但導演團和演員開討論會，大家不同意藍蘋主演，結果仍決定由王瑩演賽金花。

藍蘋很不服氣，但爭不到手，於是對王瑩耿耿於懷，怨恨在心，和王瑩結下了不解之仇。以後到了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，藍蘋搖身一變為江青，成了「四人幫」頭頭，操生殺大權，她就記起舊恨，把在抗戰前上海影劇界瞧不起她的人，

一一收拾；王瑩萬萬想不到以後有此大劫難，結果被江青整死。

「賽金花」在當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演，連續爆滿了二十場，觀眾達三萬餘人；到了十二月，又應邀赴南京國民大戲院演出。但演到第四天晚上終於鬧出事。因為「賽金花」部份情節有辱國體，為觀眾所不滿，當第三幕開場後，飾瓦德西的張翼，用一手指揮棒玩賞王瑩飾賽金花的小腳綉花鞋。一面審問飾秀才的劉亞偉會幹什麼？劉答秀才是讀書人，並即朗誦「阿房宮賦」一段。再問清廷的外交官會幹什麼？劉亞偉卑躬屈膝地說：「祇會磕頭！」隨即向瓦德西大磕其頭。觀眾觀看至此，實在無法忍受，群情憤怒，有的大喊退票，有的則破口大罵演員忘本。繼之將果皮茶杯等，向台上猛擲，一時秩序大亂。

王瑩冒險出台向觀眾說明，是根據原作演出，並非故作誇張侮辱，但仍未平息眾怒，幸經警察趕至勸解，始草草收場，翌日即停演。南京國民政府並下令，把「賽金花」列入禁演劇目；此劇後來又經熊佛西重新編寫問世，但仍未准開放，不能演出。

這件「賽金花」糾紛，涉及當時領導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CC派重要人物張道藩，那晚他是在場看戲，因此左派說是張道藩指使觀眾反對演出。但這齣戲實在編寫得過火，執行導演洪深，剛在上海領導群眾搗毀大光明電影院，因該院放映美國辱華影片——羅克主演的「不怕死」，影片中拍中國女人纏小腳，抽鴉片煙，殺頭等等「

國醜」，洪深登台演說，慷慨激昂地聲討「不怕死」辱華，群眾一怒之下，放火燒了影片，把大光明電影院打得稀爛。但「賽金花」是中國人侮辱中國人，洪深卻執行導演該劇，怎麼也不能自圓其說。難道洋人辱華要反對，中國人自暴「國醜」，就可以善了麼？

總之，在抗戰前幾年，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覺醒，絕對不容侵犯，辱華會鬧出很大風波來。「賽金花」以這種情節討好觀眾，結果遭禁演。

巡迴戰線鼓勵士氣

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橋爆發全民抗戰的砲火。八月十三日日軍又進犯上海。中國文化界人士不論左右、朝野、新舊團結起來共赴國難，救亡圖存。電影戲劇界組成了十三個救亡演劇隊，配合政府抗戰宣傳，動員民眾支持抗戰。第十、第十二隊決定留在上海租界內活動外，其餘各隊分別赴後方，展開演劇活動。王瑩參加救亡演劇第二隊，隊長洪深，副隊長金山，全隊十四人，先到南京，再轉至徐州、開封、洛陽等地演出。大部分時間在桂系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指揮的第五戰區工作。王瑩等人步行十五個省區，跋涉了兩萬二千五百多里。他們把抗戰戲劇、歌唱、繪畫等帶到各地區，在軍隊中、鄉村裡、集市上、廟宇內演出；甚至上火線，在戰壕內進行慰問演出，鼓勵士氣奮勇殺敵。

王瑩他們經常演出的抗戰劇目，有「放下你的鞭子」、「九一八以來」、「蘆溝橋」、「在東北」等，大小角色二十來個，分別由十幾個演

員扮飾，每人要演兩三個角色。而其中以「放下你的鞭子」演出場次最多，共計八百五十多場，最得到觀眾共鳴。而王瑩又會說日語，經常被部隊請去當翻譯。凡是捉到了日本俘虜，就請她協助審問，以及查閱各種日文文件。

但後來第二演劇救亡隊分裂，洪深和金山各率一隊，金山的那一隊由王瑩任副隊長，民國二十七年初來到武漢，他們採用流動舞台的形式展開抗戰宣傳。所謂流動舞台，就是在「一輛大卡車上，搭了簡單的布景，敲鑼打鼓，走街穿巷，流動演出，頗受觀眾歡迎。那時他們演出最多的劇目，是「放下你的鞭子」、「米」和「飛將軍」。

在這時期，金山和王瑩搭檔，兩人不但合作，且成了一對情侶。金山原名趙默，字絨可，祖籍湖南沅陵，父輩遷至吳縣，生於民國前一年，少年時期即離家流浪，到上海謀求出路，演戲學畫，漸漸在話劇界混出名堂。在三十年代中期參加拍電影，抗戰前曾主演著名的恐怖片「夜半歌聲」，以及戈果里名劇「欽差大臣」改編的影片「狂歡之夜」。後來又和王瑩等合作，演舞台劇「賽金花」中的李鴻章。金山和王瑩的名字一直在報紙上連在一起，大家視為珠聯璧合的情侶。

可是，這時候又出現一個人在追求王瑩，那就是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。這個人是中共打入桂系的地下秘密黨員，他的真實身分只有周恩來、董必武、葉劍英、李克農知道。混入桂系後頗得李、白信任。因他是留學生，英語流暢，辦事又能幹，王瑩對這個人印象良好，後來正式嫁

給謝和賡為妻。但也因謝和賡的關係，使王瑩連累受害不淺。在台兒莊大捷後，李、白提出請演劇第二隊赴南洋各地演劇宣傳，擴展桂系在華僑方面的影響。謝和賡奉命和王瑩等接洽，在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下旬，二隊改組成中國救亡劇團，由金山、王瑩率領，經香港、越南而赴南洋。他們分別到新加坡和馬來亞，在南洋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和星華籌賑會的支援下，克服種種困難，將劇團改組為新中國劇團，開始為抗戰籌賑義演，走遍南洋各地，在大小城鎮上百個，演出抗戰戲劇和歌曲。

在新加坡，他們遇見了名作家郁達夫和王映霞。郁達夫當時在報社編副刊，對王瑩很讚賞，稱她是「冬梅」，曾寫一副條幅致贈，寫的是：「萬花敢向雪中去，一樹獨先天下春」。（後來，郁達夫去印尼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軍投降時，因郁達夫知道日軍暴行太多，日本特務把他暗殺，屍首下落不明。）徐悲鴻在抗戰時期也到過南洋，他在新加坡街頭看見王瑩在路邊演出「放下你的鞭子」，深受感動，立即揮筆速寫，畫下賣藝的王瑩和群眾，題名「放下你的鞭子」；畫成後還舉行一次隆重的慶祝會，僑界黃曼士曾即席賦詩一首，向徐悲鴻和王瑩祝賀。這首詩是：「大師繪事驚中外，女傑冬梅藝絕倫；馳聘文壇為祖國，令名豈止遍星洲。」

徐悲鴻還替王瑩繪了一幅油畫，題名「中華女傑王瑩」，由陳嘉庚珍藏。據大陸方面的傳說：這幅油畫輾轉流傳到台灣，現在正收藏於台北的博物館中。但筆者住台北多年，未曾聽說這事

，也沒有看過這幅畫。是不是誤傳？不得而知。

化裝尼姑逃到美國

可是，日本對南洋染指的野心日熾，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發動太平洋戰爭，出兵佔領香港，進攻菲律賓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和印尼，兵鋒越泰國而指向緬甸。初時進展頗順利，一時膏藥旗飄揚南洋天空中，日本兵耀武揚威攻城掠地，簡直所向無敵。在南洋宣傳抗日的華人，頓時遭遇危難，不少犧牲在侵略者的刺刀下，大家紛紛躲避逃亡。王瑩化裝成尼姑（這回真是應驗了抗戰前上海「晨報」的漫畫，把王瑩繪成尼姑）逃到重慶，後來又和謝和賡轉赴美國。

她到達紐約後，先在耶魯大學攻讀文學，又去鄧肯舞藝學校學習舞蹈，並結識了寫中國題材小說的名作家賽珍珠，合作在美國演出中國話劇，其中最受人注意的一次，是在美國華盛頓的白宮，在總統羅斯福面前演出。

這是在戰火連天的太平洋戰爭中，白宮舉行一次特別的文藝演出。羅斯福下肢已癱瘓，行動不便，他在處理國家大事之餘，坐輪椅來到劇場，並且帶了夫人，三子一女同來。副總統華萊士和白宮所有的高級官員都來觀看。並邀請了在華府各國使節和夫人共同欣賞。可說是一次特殊的戲劇表演。首先由美國名作家賽珍珠報幕，接著王瑩穿中國農村女子服裝，梳著烏黑辮子出場，用流暢英語簡單介紹節目內容，然後她唱抗戰歌曲「到敵人後方去」、「義勇軍進行曲」等，以及具有江南特色的蘇杭民歌；最後是演出「放下

你的鞭子」，句句血淚，控訴日本侵略下中國民眾的苦難，演出後，全場爆出雷鳴的掌聲。

羅斯福夫人走上舞台，代表她的總統先生向演出者祝賀，並對總統不能站立和演出者合影表示歉意。於是，由全體演出者下台來，走到羅斯福總統身邊，合照留念。這場演出是由東西文化協會主辦，演出獲得很大成功。王瑩身在美國，仍在作有利於中共的活動，如協助左派作家史沫特萊撰寫「朱德傳」。可是她為中共效命所獲得結果是什麼？卻被打成「美國特務」，一切在美活動，均是王瑩的「罪證」！且連史沫特萊般實力替中共幫腔宣傳的人，也加上「美國特務」之罪，王瑩和史沫特萊在一起，自然是一丘之貉了！

一式四分情書奇聞

王瑩遠去美國，和金山從此分手。她後來嫁給謝和賡，而金山在重慶，猛追當時劇壇上四大名旦，即是白楊、秦怡、張瑞芳和舒繡文，他分別寫情書給她們，一式四分，祇是收信人姓名更換，其他一字不易。如此省事的猛追四大名旦，祇有張瑞芳心腸軟，被他的情書所感動，結果嫁給了金山。後來有一天四大名旦相聚在一起，大家談起金山，說均收到情書，取出來傳觀，竟字句完全相同，一時在劇壇上傳為笑談。

金山後來在抗戰勝利後赴東北長春，代表政府接收偽滿的電影製片廠「滿映」；在東北局勢惡化，繼之神州陸沉後，金山又搖身一變，說他早在抗戰以前加入了中共，是地下秘密黨員，又

在紅朝電影圈內廝混。民國三十九年，孫維世（中共「烈士」孫炳文之女，原由周恩來夫婦收養，民國二十八年赴蘇聯學戲劇，後來回來做過毛澤東、周恩來的機要秘書。毛澤東和史大林會談時，孫維世是翻譯組長）執導蘇聯話劇「保衛柯察金」時，邀金山任男主角保爾，整天耳鬢廝磨，產生愛情，排戲時金山張瑞芳住在樓上，孫維世獨住樓下，朝夕相處，難免發生戀情。當張瑞芳發現後，妒火中燒，提出離婚，南下參加上海電影製片廠，和與白楊分手後的張駿祥結婚。

但金山太風流了，和孫維世結婚後，民國四十一年韓戰，影劇人赴北韓參加「抗美援朝」，金山去編寫電影劇本「患難兄弟」，色膽包天，大泡北韓女人，發生關係，鬧得聲名狼藉，即被調回去，批鬥之後，開除黨籍。下放石景山發電廠勞動改造，弄得身敗名裂。

但機會來了，民國四十三年蘇聯名導演列斯里來北平，排演「萬尼亞舅舅」，指名要金山當主角，於是金山又重返劇壇。後來他又和孫維世以大慶油田為題材，編導「初升的太陽」，得周恩來稱讚，金山遂恢復黨籍。

關進牛棚吃盡苦頭

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，金山和孫維世雙雙下獄，七個月後孫維世精神崩潰，死時遍體鱗傷，雙手仍戴手銬。孫維世之所以遭殃是因拒絕為江青排京劇樣板戲「杜鵑山」，且留蘇時曾被林彪追求，遂由江青、葉群合謀弄死。金山和王瑩過去有一段情，又支持王瑩主演「賽金花」，「文

革」中被江青算舊賬，關在黑獄中七年，一九七五年才恢復自由，住在孫維世妹妹孀居的孫新世的家裡，結果小姨嫁姊夫，孫新世做了金山的第五任妻子，但他不久就因腦溢血去世。

再說王瑩在美國，和左派份子十分接近。她以自己幼年生活為題材，寫長篇小說「賣姑」。可是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美蘇尖銳的對立，局勢又有轉變。美國出現麥卡錫主義，清除潛伏在國內的共黨和親共份子。王瑩和謝和賡的活動，早被注意，列入移民局的機密檔案，美國政府以違反「移民法」的罪名，把王瑩夫婦逮捕，流放在一個小島上，最後是被判驅逐出境。

那時，中共已在中國大陸成立政權，王瑩、謝和賡回去，中共收容了他們。民國四十五年王瑩分發到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任編劇，可是這時期中國大陸，是一面倒的倒向蘇俄，仇視美國。因此，影劇界中，「留俄派」最吃香，處處受歡迎，「留美派」失勢，沒有人理睬，且對之懷疑敵視。王瑩夫婦自美國回來，被視為「留美派」，就此打入冷宮，不受重用。甚至在影劇中露面的機會都沒有，王瑩事實上已結束了影劇生命，給大家遺忘了。為時不久，反右運動展開了，謝和賡被劃為右派，遭中共無情的鬥爭；王瑩受到牽連，同時失去了工作的權利。她退出電影界，離開市區，搬到香山的農村中居住，過著沒沒聞的日子，寫她的長篇小說「兩個美國人」，那是王瑩在美國生活的回憶，自然把「醜惡的美國人」，狠狠地痛罵一番。王瑩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，似乎應該安享餘年了？其實不然，在中共統

治下，不斷的政治運動，使人們難以安居樂業。當民國五十五年「文化大革命」來了，抓權得勢的江青，想起了三十年代還有個老冤家王瑩未曾報仇，於是一聲令下，把王瑩又抓出來鬥爭。

早已趕出北京電影製片廠好多年的王瑩，在「文革」時又勒令回去參加運動。「大字報」上點名說她是「三十年代的黑明星！」江青為了洩私忿，多次在會議席上說：「王瑩壞得很！」這句話是「毛娘娘聖旨」，倒楣的王瑩就此關進了「牛棚」！王瑩以她自己如何「忠誠」為中共工作作為辯護，但那是毫無用處的，反而成為她的「罪證」。如在美國幾年生活，在「四人幫」羅織罪名下，她和謝和賡均套上「美國特務」帽子，被捕入獄。王瑩在獄中受酷刑迫供，毆打至癱瘓，瘡啞失聲，病情十分嚴重，終於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三日含恨而死。「四人幫」焚屍滅跡，在死亡書上沒有填上姓名，在「文革」結束後，人們從她監禁號碼中，才查出王瑩已死。她在一九六七年被捕，在黑獄中關了七年多才死亡。謝和賡在受盡折磨後，命長未死，後經釋放。就領回王瑩的骨灰，草草埋葬於香山。後來，中共為她平反，開追悼會，但這是做給活人看的，與死者毫無用處。這個中國電影戲劇界有名的「怪」明星，就此結束一生。有人說：這是左毒害了她！要是王瑩在美國，不是那麼激烈的「前進」，為中共作活動，那麼移民局也不會將她逮捕和驅逐出境，或許現在還好好的住在新大陸，安享天年。今日那些為中共搖旗吶喊的左派文化人，是不能從王瑩的悲劇中，有所醒悟呢？